

□ 师友情

导下完成的。承老师在那里也帮着我们一起导演，并向陆瑾学长送上2009年看望她时的留影，耐心地将照片内容讲给陆瑾学长听，和陆瑾学长一起翻阅百年校庆特制的“人文日新”挂历中的每一幅校景图片。由于年事已高，陆瑾学长其实已经想不起来承宪康的名字了，但令人惊奇的是，在我们准备告辞离开时，陆瑾学长突然握住承老师的手大声地说：“承——宪康！”承老师开心地笑了。那一霎那，我感受到“承宪康”三个字在一位96岁老人

心中的分量。

在承老师去世后的日子里，尤其是他的追思会之后，我会不由自主地思考一个问题，是什么力量使得他多少年始终如一地、自觉自愿地、不求名利地为学校做着贡献。答案只有一个，是他对清华的热爱，对党的教育事业的无限忠诚，是一个共产党员无私奉献、无怨无悔的高尚情操在支撑着他。承老师是一个时代清华人的典型代表，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回忆龙冠海伯伯

○仲维畅

在我认识的家父清华师长、同窗中不乏中外名流，龙冠海伯伯也许鲜为人知，



1939年，龙冠海先生在四川省峨边县龙池

但我却首选他来纪念清华百年校庆。这是因为：第一，他是家父最亲密的同学（清华学校、美国斯坦福大学、美国南加州大学）；第二，他是我幼儿时期最好的大朋友；第三，我婴儿时期的照片全都由他拍摄；第四，1949年春他南下穗、港后即杳无音讯；第五，他未婚，估计没有后人为他树碑立传；第六，他本人就是海峡两岸学术、文化渊源的最佳明证。

家父仲崇信，1923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插班生，据查龙伯伯也是1923年入清华学习，他们是1929年最后一届旧制毕业，赴美留学。他们又同入斯坦福大学，因环境和健康原因家父转入南加州大学，龙伯伯仍留原校与雷洁琼等同学，以后龙伯伯也转到了南加州大学。1931年家父得学士学位后，前往俄亥俄州立大学。1935年，龙伯伯和家父都获得了博士学位。龙

伯伯先回国任教于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亦称金女大，今南京师范大学前身）。家父则游历欧洲后返国莅沪转宁，拜访恩师钱崇澍先生后，又去金女大，恰逢龙伯伯不在办公室，家父乘等待之时翻阅了龙伯伯桌上的一本他讲授的《婚姻学》，得悉婚姻学的两条原则：一是双方性格相同，二是相反。不料就是这么简单的原理却使我们可爱的龙伯伯始终未能跨出关键的第一步！

家父先任北平师范大学生物系教授，经俄亥俄同学李良庆、黄春云（1933）介绍，与家母于1936年7月结婚，并尊钱崇澍太老师嘱，前往成都四川大学任教，以促进中国西部的教育、科技现代化。一年后暑假时，父母兴致勃勃地返回北平看



1938年秋，龙冠海和孩童时的作者在成都望江楼公园菊展中

望双方老人，不料三天后卢沟桥就响起了枪炮声。于是，父母带着祖母、阿姨先到天津，再转上海。8月11日，家父一人上船西行，赶回川大上课，其余的人留沪，等待我的出世，两天后即爆发了淞沪大会战。我出生50天便开始“逃难”，辗转半个中国，于1938年元宵节到达成都，来接我们的就是爸爸和龙伯伯，因为金女大也迁到了成都。

为躲避日本飞机对成都的轰炸，川大搬到了峨眉。记得有一天龙伯伯忽然到我家来，让妈妈用白色洗脸盆打来一盆水，他将刚钓来的螃蟹放进水中，不久从母螃蟹的肚子里爬出了几十只小螃蟹，它们在水里上下左右地不停游动，热闹非凡，我们都惊讶欢欣。经过一段时间，这些小螃蟹又都一个摞在另一个背上，成为一串，然后又回到了母螃蟹的肚子下面，由母螃蟹将它们一起带走。为了钓这些螃蟹，龙伯伯不惜打湿了笔挺的西服裤子。

龙伯伯原名龙程芙，身材矮小，皮肤黝黑，体格健壮，戴着一副深褐色边框眼镜，和善而幽默，他非常喜欢小孩，孩子们也都喜欢他。听爸爸说，他是海南人，少年失怙，生活困苦。他会爬树去采椰子，他曾亲口告诉我们，有一次椰林主的割椰刀从地面举上来扎伤了他的额头，差一点扎瞎眼睛。以后他便到南洋去做华侨谋生去了。

1947年春龙伯伯二次赴美时，爸爸带我去送行，当时客轮尚未恢复，是乘美国军用运输船前往的，船身灰色，没有那种商船放洋的热闹场面，因乘客很少，天色阴沉，我们站在码头上目送龙伯伯乘的船缓缓驶出黄浦江。

□ 师友情

龙伯伯喜欢摄影，随身背着照像机，留下不少清华同学在海内外、我们家和我本人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珍贵影像。

1948年冬或1949年春，他到我们家来，把一箱书籍和少量毛毯之类的物品寄存下，准备去广州。大人们谈话时，我剪出一块圆形的柚子皮，在白色的内瓢壁上用黑墨画了一个人头侧面像，意在做一块“袁大头”（银元），因当时金圆券飞速贬值，人们都使用银元“袁大头”等，做完拿给他们看。龙伯伯看后说我画的人像是列宁，当时我既不知列宁是谁，也未见过他的肖像。爸爸告诉我，龙伯伯对共产主义也很有研究。我们只是希望他不要走，无奈终未能留住他。每当谈起这次分别，全家人都很惋惜。更令人遗憾的是，几十年后我在阴毓章伯伯（1926）家和阴伯母何玖华一起回忆龙伯伯时，她告诉我，解放前夕她曾为龙伯伯介绍了一位对象，龙伯伯非常满意，但因时局紧张，还未来得及交往、恋爱、成婚，龙伯伯就匆匆离开了南京。从此，音讯全无。

1994年后，偶见《中华民国当代名人录》（熊钝生主编，台湾中华书局出版，民国1978年，第二册，1077页）中有如下记载：

龙冠海先生，民前五年十二月廿四生，海南岛琼山县人，幼受庭训，入学馆，习四书及古文，适其尊翁仙逝，乃于民八年赴马来亚，依叔父为生。入育才小学，再入新加坡中华中学。民十二年考入清华学堂（应为清华学校——笔者注），十八年赴美，入史丹福社会系，毕业后转赴南加大，廿四年获社会学博士学位，旋即回国任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社会系主

任。三十六年赴美考察社会学及社会工作之进展，是年转赴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三十九年追随政府来台，历任台湾大学、中兴大学、政治大学、东海大学等校教授。四十年，“中国社会学社”在台复社，龙氏曾任常务理事，并于任期中编印《中国社会学刊》创刊号，台大社会系在其努力奔走筹策下，终于四十九年创立，龙氏主持系务十二载。其间数度举办社会调查，完成《台北市社会基图》与《台北市古亭区社会调查报告》，并主编《社会学刊》、《台湾省社会统计资料》、《社会学辞典》与《社会研究法》。六十二年辞系主任，六十六年退休。

龙氏性刚毅沉默，律己谨严，爱国心强烈，一生未娶，致力于社会学之教学与研究，著作丰富，桃李满门，于中国社会学之发展，居功厥伟。著作有《社会学》、《社会思想史》、《社会调查与社会工作》、《都市社会学理论与应用》、《社会思想家小传》等二十余种。

由此，我才知道了龙伯伯后半生的概况。他于1983年逝世于台湾，他去世后，台大设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奖学金。

忘记是什么时候了，一次家父由南京师范大学校长吴贻芳处得悉了龙伯伯在台湾病故的噩耗。他没有等到海峡两岸交流的那一天，个人的命运总是为历史潮流所左右。

龙伯伯，您出生于祖国的一个宝岛，长眠在祖国的另一个宝岛，安息吧，我们永远怀念您！

本文作者为仲崇信学长（1929）之子，南京燃气轮机研究所高级工程师。